



边疆远行记

丁继松 编著



边 疆 远 行 记

丁继松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写在前面

我又开始三年一次的长途旅行了。

行装仍然是那么简单：一条御寒用的毛毡，一双厚底的旅游鞋，一架国产简易相机和一架高倍望远镜。当然，500万分之一的地图、交通图册和笔记本也是少不了的。

这一次旅行和以往不一样，不是去锦绣江南浏览园林胜景，也不是到海角天涯领略椰风蕉雨的滋味，我是带着一种探索的愿望，去中国陆上边疆远行的。我看见了巨龙般的黑龙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草原，金色的茫茫戈壁，白雪皑皑的祁连。我曾经在额尔古纳河畔同鄂温克族参加具有野性的熊肉宴，也曾在西双版纳澜沧江边受到猴子的挑战。

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新疆、西藏。这两个地区色彩丰富极了，它像蓝天上飘着的朵朵白云，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逝去。

接着，我从“世界屋脊”折向南方，从滇北奔向西双版纳。这里是一片绿色，一片芬芳，像是走进了梦幻般的境界。

我历时半年，走过了九个省、自治区，行程万里，记下了

厚厚的三本旅行笔记，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我简直像一只贪婪的蜜蜂采集花粉似的，将采访的素材统统记了下来——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啊！

旅行，特别是沿着内陆边疆旅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舒适、轻松。在旅途上我顶着炎炎烈日，冒着狂风暴雨，还曾遭到野兽的袭击和蚊蠛的叮吮……需要有一种顽强的毅力和冒险的精神。但是，我乐意这样做！

我国汉代有一位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将读书和旅行结合起来，这是他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会。旅行能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了解社会，从而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这是我在万里边疆行中深切的感受。

春天又到了，温馨的阳光洒在书桌上，我将采访的笔记整理出来，献给亲爱的少年读者。

目 录

写在前面	1
渤海湾的春天	1
旅顺口纪事	1
大连,中国的夏威夷	6
黑眉蝮蛇的王国	11
沿着图们江行进	18
傀儡王国的物证	18
人间仙境说天池	24
情满参园	31
在天鹅的“脖颈”上	37
镜泊湖边	37
乌苏观日出	42
奕山在瑷珲打起了白旗	47
在北纬52度地区看北极光	53
草原之旅	59
森林里的熊肉宴	59

成吉思汗拴马的地方	65
啊,大草原、蒙古包	69
通过古丝绸之路	75
河西走廊行脚	75
祁连山下一雄关	82
古代东方艺术之光	86
中国西部的一块芳香土地	93
香甜的哈密瓜	93
哈纳斯湖中的“怪兽”	99
在天山脚下哈萨克的毡房里	104
帕米尔高原上的英雄战士	111
阳光照耀着“世界屋脊”	117
布达拉宫的诱惑	117
拉萨,在辉煌的阳光中	123
喜马拉雅山下有一个古王国	129
从绒布寺看珠穆朗玛峰	134
古老的历史在脚下延伸	141
苍山、洱海之间	141
初到昆明满眼花	147
一块绿宝石,西双版纳	154
南走橄榄坝	161
呼吸着亚热带湿润的风	169
百色,燃烧的土地	169

登上友谊关	175
站在历史的废墟上	181
细雨霏霏谒柳侯	186

渤海湾的春天

旅顺口纪事

从涂满血污的康特拉琴柯坑道里，看到了两个帝国主义厮杀后同样形成的悲剧性结局。

1989年5月，是一个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开始了沿着祖国边疆的旅行采访。我从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出发，沿着一条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到了辽东半岛的顶端旅顺。

旅顺口，是近代史上一个出名的海港，在她的身上，积满了历史的烟尘和民族的创伤。

翻开地图，在渤海与黄海之间，有一片伸进海里的陆地，这就是辽东半岛。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有一个著名的军港——旅顺口。

旅顺口的名字和“甲午海战”、“日俄战争”这些充满血腥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块土地曾经遭受过日本与俄国两

个帝国主义的杀戮和蹂躏。

在旅顺口军港的岸边，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旅顺口”三个字。站在这石碑旁向军港望去，海水在阳光照耀下碧蓝碧蓝，远处不时涌来一条条银色的浪练。海面上有几艘浅灰色挂着国旗的炮艇在缓缓地移动。天空是湿润的，混合着浓浓的水分。在三四个小时前，这里下了一场阵雨。

港湾的北面有一座不甚高的白玉山。我爬上山顶向下俯瞰，啊，原来这旅顺口就像夹在两座山中间的一个大“口”。这“口”只有200多米宽。而从海上进入这个“口”的航道还不到100米。真是“一军守口，万船难入”。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旅顺口险要的军事地位，难怪被称作“京津的咽喉”。

我登上了位于市区中心的白玉山。白云在蓝天上飘动，呼啸着的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在云朵下飞过……我的胸中顿时掠过了历史的风暴。我想起了教科书上不止一次地说到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那是1894年，中国正被一个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凶残的女人统治着。这一年9月初，日本侵略军派了军舰进攻旅顺口，战争爆发了。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甲午年，历史上就叫作“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当时清朝政府的国务大臣李鸿章采取不抵抗政策。尽管那时旅顺口的海防设施已初具规模，修筑了海防、陆防炮台，配备了300多门新式大炮，还驻扎了一支15000人的军队；尽管有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领率领的北洋

海军英勇奋战，但是，慈禧太后不派援军相助。11月27日，旅顺口陷落了。日军占领旅顺口后，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有两万多同胞惨死在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全旅顺口只有36个人侥幸地活了下来。

战争结束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还赔偿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日本才撤出旅顺。人家侵略了你的国土，反倒要叫你赔钱！天理何在？！

可是，走了一条狼，又来了一只熊。三年以后即1897年12月，俄国沙皇的舰队又驶进了旅顺口，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变成了俄国的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眼见沙俄独占旅顺，眼睛红了，想卷土重来。1904年2月，日本又派了舰队进攻旅顺，开始了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这就是著名的“日俄战争”。

这一年的2月6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率领军舰秘密地从佐世保港出发，两天以后到了离旅顺口40多里的园岛附近隐蔽起来。到了半夜，日本舰队来了个突然袭击，俄国的铁甲舰列特维赞号等4艘军舰受到重创。

沙俄的军队进行了还击，战争打得很激烈。日本的军舰始终进不了港口。后来，日军采取了用船堵塞港口的办法，接连三次，用装满水泥、砂石的商船，沉入海底，把港口堵塞住，不让俄国军舰进出。然后，日军从大连、金县一带登陆，将旅顺紧紧包围起来，用三百门大炮，对困守的俄军发动猛烈攻击，终于使俄军溃不成军，最后举起白旗投降。

在这场狗咬狗的战争中，俄军伤亡9万人，日军伤亡7万人，而中国人民受到战争带来的灾难更加严重。

我带着照相机、地图和日俄战争的资料，来到当时战斗最激烈的东鸡冠山。

多年的采访活动，使我对每件被采访的事物，都有寻根问底的职业习惯。

东鸡冠山的位置在旅顺口的北边，它是日俄战争中的主要战场。山上有俄军建筑得非常牢固的碉堡群和围着碉堡挖的十多米深的堑壕。连通各碉堡的是用水泥修筑的坑道。在这块阵地上还配备了40门大炮。

我沿着深深的坑道口跳下去。近百年的风雨雷电使坑道和碉堡只剩下断垣残壁，折断的钢筋，扭曲的铁柱……西南面是兵舍、仓库，南面是指挥部。在一堆砖砾中，我还拾到了几颗生了锈的步枪弹头和炮弹碎片。这些金属物不知是来自彼得格勒还是东京？

据资料记载，东鸡冠山战斗打响后，俄军的陆防司令康特拉琴科赶来视察。刚走进掩蔽室还没喘过气来，便被日军一阵猛烈的炮火打死。

一个欧洲来的幽魂，葬身在中国的渤海边。

我将这些残留的坑道、碉堡拍了照片，然后在我的纪录本上作了详细的记载。

从东鸡冠山下来，按照我掌握的资料提供的线索，又到“水师营会见所”采访。

俄军失败后，1905年的元旦，俄国驻旅顺要塞司令斯特

塞尔起草了一封给日军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大将的信，建议就投降的问题举行谈判。乃木以战胜者的姿态，决定在1月5日下午双方开始谈判。

谈判的地点就在水师营。

这天下午1点30分，斯特塞尔身穿军服骑着马，带着随从来到水师营。水师营实际上只是一排普通砖木结构的平房。

在我收集的资料里，有一张斯特塞尔与乃木大将在谈判结束后，握手言欢，坐在一起合影的照片。这些手上沾满士兵鲜血的将军，面部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神情：有的沮丧、惶恐；有的骄矜、自负……一年前，双方还在拼命厮杀；一年后却又坐在一条板凳上。历史竟是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斯特塞尔戴着高大的哥萨克军帽，装着笑脸，将一匹名贵的阿拉伯马赠给了乃木大将，作为会见的礼物。

乃木希典——这个对中国文学颇有一点研究的军阀，按捺不住踌躇满志的心情，写下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水师营仍然保留着原样，门前立了一块一人多高的碑石：“水师营会见所”。

历史，纪录了这个俄罗斯帝国耻辱的日子。

日、俄两个帝国主义演出的这幕丑剧，就在这不起眼的地方落下了帷幕。

列宁曾经深刻地说：“旅顺口的陷落，是专制制度陨落的开始”。

列宁的预言证实了。从此，沙俄帝国衰弱下去了。日本却在东方崛起，并逐渐发展成一个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国家。旅顺口也从此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今天，在旅顺口岸上，建立了一座“醒狮”铜像，它昂首雄视，精神抖擞，似乎要腾跃而起。这是新中国的象征，中国再已不是半个世纪以前任人宰割的睡狮，它已经觉醒，屹立在亚洲的东方。

大连，中国的夏威夷

阳光，海水，沙滩。大连以迷人的魅力，连结着世界五大洲。

从旅顺口坐了不到一小时的汽车，便到了大连——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大连与旅顺口原先是两个市，后来合并成旅大市。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00多万人口。

大连的东边是黄海，西面紧靠着渤海，在海边这块土地上，几十层楼的高层建筑一幢接着一幢。一到夜晚，灯火通明，五光十色，成了一座不夜城。

我站在海滨的老虎滩向海上眺望，海碧天青，烟波浩渺。一座座小岛像剪影似的浮在海面上，这使我想起唐代

诗人白居易的诗：“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中国有许多大港口，它们是天津、秦皇岛、青岛、上海、广州和大连，其中数大连港的环境位置最好。大连港依山傍水，形成一个葫芦形的海湾。随着祖国四化建设的步伐，在大连港北面鲶鱼湾，还有一个新建的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水位最深的油港，它专门装卸原油，可以停泊5万至10万吨大型油轮，是大连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个港湾的总面积有315平方公里，相当于地中海上的岛国马耳他国土的总面积。

一条近4000米长坚固的防波堤，像粗壮有力的胳膊，紧紧地环抱着港湾。港口东面的三山岛，犹如庄严的卫士，忠诚地守卫着海港的大门。每天，一艘艘挂着各国国旗的轮船，都要从它的鼻子下面驶过。

沿着防波堤，并排有4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码头。长长的铁轨纵横交错像蛛网般密布在码头上。一列列货车将货物从这里直接运往沈阳及东北各地。高大的龙门吊车、桥式吊车、鸟式吊车……像巨人般地装卸着大捆大捆的木材、绿色的集装箱、各种机械设备。我还看到一种万能机，它有一只撮斗，像一只巨大有力的铁手。只见那撮斗向着码头上一堆煤撮去，一瞬间，约有五、六吨的一撮斗煤便轻轻地装上了一艘外国轮船。大连港装卸货物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了。

我正在第二号码头观看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忽听得汽笛长鸣，一艘黑黄两色相间的意大利轮船，船头插着中国国旗，在我国引航员的引导下，慢慢地靠近码头。当我看到

那面五星红旗在船头上飘扬时，心里立刻升起了一种自豪的感情。在旧中国，我国连引水权也被剥夺了，外国的轮船、军舰可以任意横冲直撞进入我国港口。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外国的轮船得服服贴贴地听从我们的指挥。

站在繁忙的大连港码头上，不由得使人想起那为中国造船事业做出贡献的大连造船厂。我国一艘艘崭新的巨轮有一半是从这个厂制造的。新船下水的仪式非常隆重，剪彩以后，码头上鞭炮齐鸣，锣鼓声喧，空中飞舞着五彩的纸花。然后，按照传统习惯，要扔一只空酒瓶，新船才徐徐下水。

我在码头上还听说大连港有一个特点：冬天不结冰。东北的天气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呵气成霜，滴水成冰。所有的江河在冬季都被坚硬的冰层覆盖，唯有这大连港却是个不冻港。

这真是一个秘密！秘密在哪里呢？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又请教了专家，总算解开了这个谜。原来，这是黄海暖流在变着法。黄海暖流是一股从南方流来的海水，温度较高，它源源不断地流到大连湾，使得港湾不结冰。还有，大连港附近的海水含盐量特别高，这一带是著名的盐产地，而海水含盐量越大，海水就越不容易结冰。

夜晚，含着水分的海风轻轻吹来，像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着人们。港口外的一座30多米高的灯塔，在墨黑的夜空里放射出闪烁的红光，仿佛是一只永不知疲倦的眼睛。

我在靠近海滨的宾馆里美美地睡了一夜。清晨，推开

一扇落地窗，一缕淡青色的雾飘了进来，顿时感到凉嗖嗖的。啊，这是一个大好的晴天。

这么好的天气，我得到海滨浴场去。

大连的海滨浴场很多，什么棒槌岛呀，黑石礁呀……我选择了离市区最近的星海公园浴场。

公园里绿树成荫，松树、柏树、樱桃、杨柳……构成了一个广阔的绿色空间。一个呈半圆形的天然海滨浴场在公园的南边。浴场三面围着青紫色的岩石，像一圈高大的屏风，挡住了风沙，所以浴场一年四季都是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是游泳的好处所。

蓝盈盈的海水托着一朵朵银色的浪花，舐着铺满细沙和卵石的海滩。海滩上竖立着一顶顶像大蘑菇似的花花绿绿的遮阳伞。来游泳的人们舒坦地躺在柔软的沙滩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和海风的抚摸。

我穿上早就准备好的游泳裤，借了一个汽车轮胎，“扑通”一声跳进了海水里。

我的游泳技巧不高，只能趴在轮胎上随着海浪的冲击，一上一下地飘浮。

“你放心大胆地游吧，这一带都是海滩，水不深，涨潮也没事的。”一个诚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转眼望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遍体棕红色的皮肤，结实的肌肉，向我显示了长期与海水、阳光打交道的历史。

几分钟后我俩竟成了朋友。

我们浸在海水里聊着。他告诉我：大连每年从6月份开始，人们就开始游泳。7、8月份是浴场最热闹的季节，9月份以后便是淡季了。但也有人在严冬腊月也还来浴场游泳哩，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位。冬泳，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

老人对我说，到了星海公园一定要去看看探海洞。探海洞在公园东面一座小山上，我照着他指的方向找到了这个洞。走进洞后踏着铺砌的石阶一层层地往里走，大约走了几十米远，眼前露出了一线光亮，那是洞的出口处，走出洞口眼前便是大海，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叫探海洞，原来洞和海是联结在一起的。

太阳偏西了，几只白色的海鸥在蓝色的海面上掠过，快落潮了。不到一刻钟光景，海水下落了。海水一退，海滩上那些大大小小的礁石缝里，留下了不少海螺、海蚬(xiǎn)等甲壳动物，还有一堆堆海紫菜。我拣了一兜海螺和海蚬子。大连人最喜欢这种廉价而味美的海鲜。

公园的尽头围着一堆小朋友，他们是来度假日的。草地上用石块架着一只铝锅，熊熊的火焰舐着锅底，锅里飘出一缕缕诱人的香气。我走近一看，锅里正煮着海鲜哩，他们正在进行野餐。

“欢迎叔叔参加我们的野餐！”一位圆脸大眼睛的女孩从我脸上的眼镜和挎着的照相机上，大概猜出了我的职业。

我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邀请，走到他们中间，顿时被小朋友们奔放的热情感染，我仿佛变得和他们一般大的年纪了。